

晉

書

冊五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晉書卷二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一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陞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

鴻臚各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與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讚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讚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即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

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尙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尙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爲白獸蓋是後代

所爲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却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魏文帝值天下三分方隅多事皇興亟動役無寧歲蓋應

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意未著萬幾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

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勛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文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宅人之

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

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
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
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紀大晉之德始自重黎
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
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毓
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慙加數旬
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遐
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
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
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
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
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
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

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皇德無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祗之款望何以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宅年無復紛紜也王公有司

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日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湓議宜稱太夫人尙書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

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錫之地一級之爵蒸
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
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
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
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
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
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苟悅以爲
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
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
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
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
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
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

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爲太妃敬爲合禮不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爲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爲瑩域制度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哀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沉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覲則嚴父爲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土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冲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尙書令卞壺議以爲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冲故宜答拜臣以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尙書符閭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襟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尙書卞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襟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尙書參議並以爲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左陳留王勸表稱

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軌云勸爲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摯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爲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摯穆子是方應爲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卻至使楚楚子饗之卻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曰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爲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葭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生牲以爲薦霽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旣還公卿已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